

童银舫

我与路工先生最初是通过书信联系的。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高中毕业，在家乡一所中学任代课教师，喜欢写诗，在《中国文学家辞典》上见到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在五十年代就成为著名诗人的人物，仰慕不已，就写信给他，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。这对一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农村青年来说，该是多么兴奋和光荣啊！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欣喜若狂的状态。

路工先生曾出版过五本诗集，依次为《夜的声音》《毛泽东号》《煤山上》《好妈妈》和《中国人民大合唱》。这些诗集出版于1940—1953年间，目前已很难见到，我在网上先后淘到过《毛泽东号》《煤山上》《好妈妈》三本。

1985年，我们组织成立了七叶诗社，聘请了三个慈溪籍的诗人任名誉社长和顾问，“九叶诗人”袁可嘉为名誉社长，路工先生和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华宇清先生任顾问。

路工先生对家乡充满感情，他年年都要回乡，不顾年迈，身背相机，跋山涉水，尽情游览；那些既

一种怀念

风范长存书林间 ——回忆路工先生

熟悉而又陌生的街市村落，勾起他多少童年的乐趣。曙光沐浴的伏龙山，春雨朦胧的上林湖，古松环抱的五磊寺，生机盎然的农家小院，设备先进的工厂车间，繁华热闹的大街小巷，都被他频频按动的快门摄入镜头，这些美丽动人的风光照片全部赠送给家乡的有关部门。

路工先生也是著名的俗文学专家，编著出版了《梁祝故事说唱集》《孟姜女万里寻夫集》《明清民歌选》《明代歌曲选》《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》《明清平话小说选》《清代北京竹枝词》等大量著作，也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图籍。他晚年曾寓居苏州，自与家乡接上关系后，乡情勃发，眷恋益深，愿意将藏书赠予家乡。1991年元旦刚过，我陪同慈溪市档案馆

馆长去苏州装运路工先生的藏书，这些书共有一千多册，分赠给慈溪市档案馆和图书馆。另有大批关于梁祝故事说唱的史料，则赠送给宁波梁祝文化公园。

《慈溪县志》出版后，我曾去北京拜访过路工先生。那是1992年10月17日，我乘10路公交车到了顺源里。推门进去，路工先生正在研究一部宋版经书，他知道我喜欢看书，就领我到他的书斋，指着几个黑黑的大橱说：“这些书我搬家后还未整理，随你自己翻吧！”我不客气，打开书橱就看。满橱都是书，线装书，精装本，手稿，密密匝匝地堆放在一起。路工先生的藏书就像他的性格，挺随便。我没翻弄几下，忽得一本嘉庆刻本《慈溪县志白二湖全书》，眼睛一亮。

据古籍目录载，此书在国内已颇稀少，我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见过，想不到这里倒静静地躺着一部。路工先生走了过来。我说这本《慈溪县志》只有吴锦堂的铅字重排本，我们曾想请南京图书馆复制这种嘉庆刻本，因索价甚高，未能遂愿。路工先生一听，呵呵一笑，拿出书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把这本书送给慈溪市档案馆保存吧。”接着，他熟练地从另一橱的书堆里抽出一本书，说：“这本是五十年代末我和刘锡诚合编的《海防战士歌谣选》，早已绝版，送你作个纪念吧！”又是呵呵一笑。

路工先生留我吃晚饭，他的河南籍老夫人也过去慈溪，在旁学着慈溪话逗趣，完全消除了我的拘谨，他们的热情好客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1993年3月20日，我在家里招待了回乡小住的路工先生。与路工先生同来的，还有他的老朋友、慈溪籍的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姜彬先生。早在1988年，路工先生与姜彬先生相约重返慈溪老家探亲，与故乡文化界友人相聚，游览名胜古迹，为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惊奇与欣慰。当时，路工先生是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；姜彬先生是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，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。他俩一个是鸣鹤镇人，一个是观城镇人，又都是作家和俗文学家，年龄亦仅相差一岁。从此以后，他俩多次结伴回乡，栲栳山下，上林湖畔，留下他俩朗朗笑声和华章诗篇，并且合作编著了一百六十万字的《中

民间文学大辞典》。

1996年10月24日，路工先生在北京病逝，享年76岁。没过几日，我就收到姜彬先生从上海的来信，听说路老在京逝世的噩耗，他悲痛万分。然而仅仅过了八年，姜彬先生亦追随其老友而去，令人唏嘘。

我与路工先生相识以来，他每有著作出版，总是寄赠给我。其中就有一本古籍版本方面的文集《访书见闻录》。他晚年很看重这本书，经常向我讲些与这本书有关的故事，如为这本书题写封面的顾廷龙先生是他的亲戚，等等。路工先生在1957年5月至“文革”前，作为文化部的访书专员，足迹遍及山西、陕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福建等地，查访到许多罕见的秘籍孤本，并将访书见闻及考证所得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这些文章，直至1985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成《访书见闻录》出版，成为国内较有影响的一部学术著作。

现在，路工先生去世整整二十年了，他的音容笑貌，他对家乡的赤诚之心，他对学术研究的敬业精神，仍如音像带播映在我记忆的荧屏上，历历在目，挥之不去。

闲情偶寄

红茶淡淡在养心

陈志卫

面对一杯色泽暗红热气的红茶，办公室的徐老师提醒了一句，这个红茶偏嫩，水刚冲的很烫。闻言，本欲加盖捂闷的手打住，几分钟后，饮了一口未加盖的茶，果然茶味中有一种清劲的感觉，心中明白了，假如加盖捂闷这杯茶就会像面条坨了一样，没劲道了。徐老师是懂茶的。原来喝茶就得有一份细致，头脑里突然蹦出一词“红茶淡淡”，是一位微友的名号，可能也是懂茶之人，难怪总觉得言谈举止中有份难以言传的娴静与淡泊。

此前，对喝茶有些不理解，总觉得有商业宣传的成分。说喝茶有助于预防和抗癌，因为茶多酚可以阻断亚硝酸铵等多种致癌物质在体内合成，并具有直接杀伤癌细胞和提高肌体免疫力的功效。

印象中我的老家江苏扬州人是喜欢喝茶的，当地人说早晨肚泡水——指茶馆喝茶，晚上水泡皮——指澡堂洗澡。当然这种生活大多是商人，从小得知明清时代处京杭大运河枢纽线上的扬州盐商还是很兴旺的。因此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喝茶与做生意是比较搭配的，现在的生意人不动就不喝酒谈生意，总觉得有点不协调。我觉得喝酒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豪放，军人上战场更合适，那个时候需要热血沸腾，需要舍弃一切的豪情。而做生意，一旦喝酒就少了理性的判断，就失去了精准的计算，这时候应该是喝茶交谈比较合适。

当然，能够喝茶坐得住的大多还是文人雅士，或者是有文化品位的人。因为，在一起需要时间和茶水的交融，也容易出现对接的思想火花。喝茶，有一种清醒，也有一种时空的思维转换，也有了激情与静思的梳理。

印象中我的老家江苏扬州人是

喜欢喝茶的，当地人说早晨肚泡水——指茶馆喝茶，晚上水泡皮——指澡堂洗澡。当然这种生活大多是商人，从小得知明清时代处京杭大运河枢纽线上的扬州盐商还是很兴旺的。因此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喝茶与做生意是比较搭配的，现在的生意人不动就不喝酒谈生意，总觉得有点不协调。我觉得喝酒有一种热情，有一种豪放，军人上战场更合适，那个时候需要热血沸腾，需要舍弃一切的豪情。而做生意，一旦喝酒就少了理性的判断，就失去了精准的计算，这时候应该是喝茶交谈比较合适。

当然，能够喝茶坐得住的大多还是文人雅士，或者是有文化品位的人。因为，在一起需要时间和茶水的交融，也容易出现对接的思想火花。喝茶，有一种清醒，也有一种时空的思维转换，也有了激情与静思的梳理。

历史上的王安石让苏东坡帮他在长江取水，苏东坡误睡舟船已至下峡，以下峡之水冒充中峡之水，立马被王安石品出来了。

前几年去一次北京，看了故宫雍正皇帝居住的养心殿，也看了雍正皇帝手书“勤政亲贤”匾，那时候二月河的书《雍正王朝》和电视剧正在热播，因此对养心殿的功能就特别留心了，虽然我不知道当年是否有专门喝茶的生活流程，但是我觉得乾隆独掌的皇上，必须深知养心之重要，否则万千众生系于大政方针的一念之间，没有好的心境素养，没有克制“路怒”的性情自觉，怎么得了？当然，我并不赞成成那些封建皇帝“再活五百年”，但对于养心之说，还是觉得有道理的。

由此，想明白了喝茶养心不是器质性的养心，而是养心智。智慧，需要积累，需要悟性，更需要碰撞。红茶淡淡，提供了一种氛围，提供了一次智慧的际遇。喝的是茶，交流的是阅历，碰撞的是思想，叠加的是自信。不再抱怨生活的不公，知道收敛，懂得进退，有宽容胸怀、理智头脑、敏锐目光的健康心智。噢，喝的是茶，品的是生活与梦想。

乡土情怀

宁海湾上渔家乐

浦子

“水这么干净？这是海么？”我问。

“是啊，这是象山港的宁海湾，真正的海，如假包换。”船嫂伶牙俐齿地答道。

我看看四周，自从船离开了强蛟码头，岸在远去，岛却越来越近。有十二座郁葱葱的岛屿呢，就这么镶嵌在这一片广阔的水域中。水清的几乎可见底，这可是长江出海口附近东海海域少见的海水啊。

自称尤三姐的船嫂嘎嘎笑起来，说：“我告诉您，这海水的干净，在于我们的敬天祭海，真的。”

为了证实这句话，船嫂竟滔滔不绝说起历史上一些事：临近海湾的渔业村叫峧山村，尤姓是主姓，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由同是海边的象山县南田迁来，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，庙会与祭海始于清朝康熙十一年，至今已400余年。村里至今保留了在祭海时使用的道具——銮驾。这是族里在1930年请一个范姓的名匠制作的。18种，36件，一色点铜蜡铸，雕刻着龙、凤、狮子、麒麟等吉祥图案，十分精美。祭海的队伍经过时，众多渔民壮汉手捧酒碗面向大海，齐声喊：“一敬酒：感恩海洋；二敬酒：波平浪静；三敬酒：鱼虾满仓。”

船嫂说，不敬天不祭海是文革时候，那个时候最响亮的一句话就是：战天斗地。连天也敢战，海洋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那个时候是外洋捕捞的鼎盛期。峧山村渔业大队就有外洋捕捞渔船12对，薛岙渔业大队为14对。以往的捕捞，都是一船一网。现在，网眼特别细小的大网被两艘机动船拖着，从海底到海面这个巨大范围的鱼虾被一网打尽。

东海渔场无鱼了，远洋有鱼，但我们渔民去不了，怎么办？大海被我们战败了，还有小海可战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小海捕捞鼎盛期，这一片海域，近400艘11马力的小船。呵呵，很快也没鱼了。手指宽的零星小鱼也没了。这里的海，成了真正的死海。

“好一个死海，被人战死的。”我恨恨道。

“你这真是善人，菩萨心肠，担心我会吃亏了吧？”船嫂说，“买的时候，我不挑，是由于这是有捕捞证的渔民捕上的，他们靠它生活，也难。我现在放生，是它们没有活够。”

有同行的人对她举起了大拇指，夸赞她，“像你这样的船嫂多了，这一块海就更蓝了。”

“会的，这海是我们大家的。”

不长的时间里，一桌船菜就上桌。分别是：清蒸石蟹、水煮花蛤、水煮蛏子、干烧鱿鱼、啤酒望潮、青蟹汤羹、水煮铜盆（鱼）、水煮辣螺、盐烤土豆、水煮花生。

船嫂说，“船菜十二碗，大家请享用。”

我数过来，数过去。大家也数来数去。一个数：十碗。

船嫂笑起来。这一次笑得厉害，笑得弯下腰去。

“那，横山岛，算不算一碗？”

我，点点头。一行的人，看着我，都点了点头。

“大家请看，最后一碗，第十二碗，来了！”船嫂高声喊，用手指了指船外。

大家笑起来。这不，船正行驶在一片空旷水域里。夕阳即将下山，正在远处与山冈相拥。晚霞落在碧蓝的海水里，像是金子，像是锦缎。一群群白色的海鸥正在上下翻飞，十二座海岛镶了红色，也点染了墨色。船上的笑声，不断融入船舷边上涨起的水花，留在大海上。

姚江夕照

此刻
蓝天的倒影
在漾动的水波里
裂解为一块块明蓝的宝石
落日
给渔网笼上一个金色的梦想
一根根竹竿
连缀成一条黄金线
线上
飞跃着水鸟
露出高楼的一角
一个新兴的城市板块
初见端倪
可我分明想起
千年古渡 江边的神庙
水流深处
埋藏着多少时光的故事
此刻
动与静
冷与暖
就这样交集 融合

稳，整个人摔倒在地上。儿子开来往家中赶去，许多往事翻涌而来，他的内心十分自责。在医院里，他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。最后一个场景：全家人坐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，没有人再说“等”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说：“等我有钱了，就给你买好吃的。”“等我有时间了，就带你去哪儿玩。”殊不知，人生很多时候是等不起的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这些年，空巢老人死于家中到很多天后才被发现的新闻屡见不鲜，让我们又难过，又惶恐。其实，所谓幸福，无非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日子，就算没有很多钱，依然可以把每一天过得精彩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挣再多的钱，买再高的楼，不如在父母口渴的时候递上一杯冷暖适宜的水，说几句知冷知热的话呢。

此时，老人已经病得连药瓶也拿不

诗画印象



家事絮语

别让等待变成遗憾

潘玉毅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朋友忽然发了条微信：“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敷衍，再浓的情意也架不住疏远。”文字之下配了一张他和妻儿的合影。

朋友和妻子相识于微时，当时双方的家长不支持他们在一起，但是两个人硬是顶住了压力，结婚、生子。婚后，两个人一起创业，早出晚归，将儿子交给父母照顾。儿子小时候特别粘他，每次看到他就追着问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一起去玩啊？”他总是说：“下一次吧。”

这让我想起电视中时常播放的那则公益广告《不要让等待变成遗憾》，广告由若干场景组成：第一

个场景：年轻的母亲一边帮儿子整理衣服，一边说：“等你考上大学，妈妈就享福了。”孩子笑着转身跑开。第二个场景：孩子背上书包要离开了，母亲挥手说：“等你毕业工作了，妈妈就享福了。”第三个场景：儿子结婚了，母亲接过媳妇的茶，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：“等你结完婚，有了孩子，妈妈就享福了。”第四个场景：小孙女与老人坐在秋千上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奶奶，等我长大了，就让您享福啊！”第五个场景：儿子、媳妇给老人打电话：“妈，等天气暖和了，我们带您出去好好玩几天。”此时，老人已经病得连药瓶也拿不